

星期文库

“文人的风骨”系列之五

慷慨悲歌夏完淳

张燕峰

夏完淳,松江府华亭县(今上海松江区)人,天资聪慧,5岁读经史,7岁能诗文,9岁写出《代乳集》,是明末少年英雄、诗人。其少年从军、怒斥降臣、狱中明志、从容赴死的事迹,尽显少年风骨,是中国历史上“少年气节”的典范。

1645年,清军大举南下,南京陷落,南明弘光政权覆灭。14岁的夏完淳随父亲夏允彝、老师陈子龙起兵抗清,加入太湖义军,转战江南,屡与清军作战。

父亲夏允彝兵败后,拒绝清廷招降,投水殉国;老师陈子龙也在抗清中被捕投水而死。生父、尊师,这两位宁死不屈的忠烈楷模,在夏完淳的心中,刻下了深深的烙印,更激发了他抗清的坚定信念。

之后,夏完淳继续联络义军,坚持抗清。两年间,多次历险,九死一生,但抗清意志坚如磐石,毫不动摇。

1647年6月底,夏完淳被捕,押至南京,途中作诗《别云间》:三年羁旅客,今日又南冠。无限山河泪,谁言天地宽。已知泉路近,欲别故乡难。毅魄归来日,灵旗空际看。

全诗沉郁悲壮、慷慨激昂,以少年英雄的铁骨柔肠,将亡国之痛、故乡之思与以身殉国的凛然正气熔于一体,慷慨悲歌,荡气回肠。

到南京后,由降清的明朝重臣洪承畴审讯。洪爱惜其才华,有意开脱,故意道:“汝童子有何大见识,岂能称兵犯逆。想必是被人蒙骗,误入军中。如归顺大清,当不失美官。”

夏完淳反问道:“尔何人也?”有狱吏在旁告之:“此乃洪亨九(洪承畴)先生。”

夏完淳佯作不知,厉声抗喝:“哼!本朝洪亨九先生,皇明人杰,在松山、杏山与北虏勇战,血溅章渠,先皇帝闻之震悼,亲自作诗褒念。我正是仰慕洪亨九先生的忠烈,才欲杀身殉国,以效仿先烈英举。”

狱吏们此时很尴尬。洪承畴更是窘迫,面如土灰。这时有人厉声叱喝夏完淳:“上面审你的,正是洪承畴洪大人!”

夏完淳毫不畏惧,声色俱厉:“亨九先生死王事已久,天下莫不闻之,曾经御祭七坛,天子亲临……汝何等逆徒,敢伪托其名,以污忠魄!”

洪承畴满面羞惭,无言以对,只得挥挥手,令士卒把他押回牢狱。然后,上报清廷,判以死刑。

狱中八十余日,夏完淳受尽酷刑,始终坚贞不屈,写下《狱中上母书》《遗夫人书》《土室余论》及诗集《南冠草》,字字泣血、句句明志。《狱中上母书》中言:“人生孰无死?贵得死所耳!父为忠臣,子为孝子。含笑归太虚,了我分内事。”他在诗中痛斥清廷、缅怀故国、悼念师友,以诗文彰显不屈气节,成为千古绝唱。

1647年10月16日,夏完淳英勇就义,年仅17岁。

挣很多钱。

语文老师让我参加过几次作文比赛,获了几次奖。父亲便带我到古莲花池,去见孙型的弟子韩映山。韩映山住在莲花池东南边的两间青砖平房。

考上大学后,父亲和一位同事送我去学校,到了校门口,他把行李扔下就走了。他是想让我自己处理问题。平时我很少回去,他有时来看我,在校园里走一走。

1983年是一个新老交替的时代,父亲被单位的老领导力挺,跨上了一个关键的台阶。到现在我都觉得,父亲的提拔是一个不可复制的特例。

父亲有自己的执念,而且不容易更改。我们都能看明白的事,他却一再坚持。退休后,他很少说什么,偶尔流露出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想法,也都被我们消解了。平时,除了给我看孩子,就是在楼前的一小片空地上种花。经常用一只大水桶,从楼上拎水下来。

在他去世的前一年,我们把他接到北京治病,他再没能回到这个院子。他去世后的那年夏天,我们回到院子里看了看,他种的那片花,挤挤插插,傲然挺立,花朵簇拥着,鲜红似火。我十分诧异,为什么人走了,花儿却迸发了勃勃生机?我在那片花前伫立了很久。

第二年再来时,一切都没有了,那里已经变成了一片水泥地。

有时家里人做饭问我吃什么,我会突然说:“蛋糕!棒子面粥!”看到那些莫名其妙的眼神,我知道他们不知道我在想什么。

父亲的三叶梅

苑英科

食堂打棒子面粥。我把蛋糕在粥里泡一下,放到嘴里。那种美味,直到现在还鲜活地留存在记忆里。

1978年初中毕业时,正赶上县中恢复招生,村里只考上了两个人,我是其中一个。县中的房子是新整修的,潮得很,伙食也差,天天吃煮白菜、煮土豆片和窝头。父亲到县中看了我一次,决定把我带到保定读书。

我和父亲挤在单身楼的宿舍里,到建新街土产门市部,买了蜂窝煤炉子和锅碗瓢盆,在楼道里做饭。有时,借一辆平板车,走出很远,到三丰路去买蜂窝煤,拉回来,一块块搬上楼,在门口码好。

我没有城市户口,没有城市供应。父亲一个月回老家一次,骑着自行车,来回两百多里,带回一袋白面做我的口粮。有时他抄近路,不走南边的高阳,走北边的安新同口镇。一次,冬天大雾,到了同口附近,天已黑透,父亲辨不清方向,更不敢走冰面,便找了一户人家,送上一包糕点,借宿了一晚。

父亲是学文的,不想再让我学文科。我的语文老师则认为我非学文不可,便骑车家访。父亲从食堂打了两个好菜,我在楼道里烙了发面饼,老师吃了很多,说我手艺很好。我觉得自己有做饭的天分,如果学厨师,一定会



傲慢是一种得不到支持的尊严。

下单

陈振林

四十多分钟后,门铃响了。外卖员走了进来,他从头到脚都是湿的,雨衣领口往下淌水,裤腿贴在腿上。他拎着个大袋子,五个钵子不轻,他的手指被勒得发白。我们把东西接过来,他往后退了一步,认认真真地

鞠了个躬,说:“谢谢你们。”那声“谢谢”说得极清楚。

门关上后,我们五个人站在屋里,谁也没先动筷子。小盈轻声说:“五单加起来,他能多挣几块钱吧。”大刘端着茶杯看了眼窗外:“人家淋成这样,还跟咱们说谢谢。”我忽然想起刚才那个湿漉漉的身影弯下腰的样子。那个浑身上下湿透的他不会知道,这间屋子里,有五个人几乎同时生出了同一个念头:一个钵子太重,一单的钱太少,那就分开下单吧。那个小小的念头,我们甚至没商量。

但就是这么一点细碎的体谅,换来他一个躬、一声谢谢。

窗外的雨还在下,钵子里的饭菜正冒着热气,那菜香扑鼻而来。

看到阳台上那棵粗壮的三叶梅,忽然想起了父亲。这花已经养了十年,父亲去世也有十年了。它来时,只是一个小枝条,是父亲从他的花盆里剪下来的。

花儿,开得很好。有一根长长的枝条,带着绿叶和浓艳的花瓣,探到栏外,仿佛父亲在遥望远处的那抹山峦。

最后一次见父亲,是在重症监护室,他戴着呼吸机,见到我们十分激动。他想说话,但只能发出呜呜的低鸣,只能急急地用手比划。我抢过护士手里的木板夹,托在父亲胸前,又把笔塞到他手里。父亲的手一直在颤抖,他想写字,哆嗦了一阵,只是画出几道印,终于写不成。他沉了沉气、稳了稳手,向左画了一道横线,接着向下画了一道弧线,最后又向右拉出一道直线,在线的末端,使劲戳了戳笔,两只眼睛瞪得圆圆的,死死盯着我。我立刻明白了,他想回家!他画出来的,是从医院到家的路线!那条弧线就是环路,父亲的头脑是那样的清醒,连下环路后的方向都画得十分准确!

但他怎么能离开医院!探视时间很快就到了,我只能安慰父亲,说明天再来看他。他的脸涨得通红,眉毛竖起来,眼睛周围的血管也鼓胀出来,使劲点了点头,眼睛里充满了泪水……

父亲毕业于北京一所著名大学,留校后从事外国留学生工作。小时在农村,我印象最深的,是昏暗小屋里的土墙上挂着一个镜框,里面是父亲寄回来的照片。父亲西装革履,身边的一些年轻人肤色黧黑,也有一些亚洲人的面孔。后来,父亲下放到江西插水稻,一年才回家一次。一年秋天,我正在胡同里玩耍,忽然看到胡同口走来一个人,瘦高个儿,挽着裤腿,打着赤脚,用青高粱秆拴着一个帆布包,搭在肩上,一晃一晃地走来,我跑回院子大喊:“来‘且’(亲戚)啦!”

十来岁时,我的一颗牙坏掉,疼得厉害。那时,父亲已经调回保定,便把我带到他工作的那所高校。记得是冬天,到处是脚面深的积雪,父亲和我踩着积雪去医院。拔完牙,咬上棉球往回走,一跳一跳的疼痛,伴随着咯吱咯吱的踩雪声。

学校里有很多高大的杨树,一些四五层的破旧小楼,还有几排红砖平房。我牙床有点肿,吃不下饭,父亲找了一张副食券,买来一斤蛋糕,每天从

那天的雨下得真大。窗外的雨点密密地砸在玻璃上,对面的楼几乎看不清。

我们五个人被困在微机室,批阅着学生的试卷。不知不觉已过午时,肚子早就咕咕叫了。雯雯喊了声“雨太大,点外卖吧”,“勤务员”小盈立即掏出手机,准备下单。

“就吃煲仔饭吧,用钵子装的那种。”小盈提议。她刚要下单,有个声音突然响起:“不如,我们各自下单吧。”我转过头,那是大刘的声音。我说:“当然可以。”我知道大刘一向细心,各自点单能满足不同人的口味偏好,还省了之后给小盈转账的麻烦。

“我不是这个意思。”大刘补充